

红罂粟丛书

辉煌的日子

残雪

河北教育出版社

93687

树下，他伸出只手，想抓住自己
 自己的，因为他对眼前的景
 象是，否定了一切
 的描，还在，只为了
 使自，信，自己空中站
 稳了脚跟。

辉煌的日子

残雪



200092880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红罍粟丛书

辉煌的日子

残 雪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00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定价:12.80 元

ISBN 7-5434-2349-9/I·196

十五岁。



一九八六年夏在少年宫。

一九八九年存香港开会。



一九九〇年在汉学家近藤直子家。



一九九一年和儿子在《湖南日报》社



一九九一年在赐闲湖。



一九九一年和母亲在《湖南日报》社。



一九九二年在爱荷华。



一九九三年和儿子在水陆州。



一九九三年在长沙水陆州。



一九九四年和丈夫在望月湖家中。



一九九四年在望月湖住宅樓前。

“红罂粟丛书”序

王 蒙

女性似乎与文学有天生的缘分。老一代的作家如冰心、庐隐、丁玲以及张爱玲等不说，就是在教条主义比较厉害，搞文艺比较困难的那些年，女作家如菡子、刘真、茹志鹃等的作品还是比同时的男作家的作品可读性强一些。她们的感情、触角还是要细一些也敏锐一些。她们的人情味相对来说要浓一些。她们的作品的个人性、个人特点相对来说要突出一些。她们的假、大、空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调子低一些。还有那个年代的动不动致文学与作家于死地的姚文元式的棍子，以及在文坛上钻营投机蝇营狗苟的混混，其中女性可以说是比例小得多。

DQ54/03

2 “红苹果丛书”序

女人心软，心细，感情化，神经质，与男性比较，不那么社会化与政治化，所有这些从某种角度来看是“缺点”的东西，也许对于搞文学是优点，至少有成为优点的可能。

于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张洁、谌容、叶文玲、陈祖芬、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残雪、方方、池莉、赵玫、黄蓓佳、范小青、陈染、毕淑敏、陆星儿、王小鹰、王晓玉、胡辛、边玲玲、迟子建、徐坤、徐小斌、蒋子丹、张欣、林白，包括昙花一现的徐乃建、刘树华等；一大批不同年龄与风格的女作家脱颖而出，崭露头角，吸引了大量读者的兴趣与海内外学人的注目。我曾经半玩笑地建议另外成立一个女作家协会，免得与吾辈须眉们搀和在一起，吾辈又写不过她们，给人以文学圈子与体育战线一样，都是“阴盛阳衰”的印象。

有一些女作家善于写社会性的题材，善于客观观察与描写、叙述、解剖，在她们的作品中深藏着创作主体，也许你乍一看看不出她们的作品的性别特点。这也是本事。对于她们来说女作家也是作家，就是作家，用不着特别强调那个“女”字。当然，从她们的作品中，仍然可以感到她们选材相对的比较单纯，她们抒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女性人物的心理

比较细腻。

有一些女作家虽然也是在解剖分析，但是她们更喜欢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中尽情发挥自己的女性的眼光与心得，津津乐道地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娓娓谈心，絮叨而又亲切自然，天真而又独具慧眼，自说自叹自笑自足。她们愈来愈老练地扮演着一个天选的聪明但是不失温雅善意的女性叙述者的角色。

更多的女作家在选材上艺术处理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女性的优势与特色。她们明确地承认自己是女人，宣告自己是女人，有自己的特殊的问题与感受。她们有许多话要说。她们描绘了色彩斑斓的女性世界，她们传达了微妙灵动的女性心理，她们激荡着热烈执著的女性爱怨情仇。她们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大胆地坦露胸臆，揭露伪善，表达苦闷，呼唤知音；她们也以常常比男作家更加尖锐泼辣的调子抨击男权中心的文化与秩序的对于妇女的极端不公正。读她们的作品你会感到她们有时坦率得近乎愚傻，热烈得近乎爆炸，忧郁得近乎自戕，勇敢得近乎以身试陈法陋习。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甚至以一种神经质的乃至歇斯底里的感受与路径来宣泄她们的忿懑与痛苦。她们在艺术上相对更加重视感觉直觉，不拘一格。她们可能缺少思辩的爱好却更

4 “红罂粟丛书”序

加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她们的表现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她们会受到各色的误解乃至新一代的“四铭先生”、“高老夫子”们的污辱诽谤。然而，她们对于新时期的文学空间的开拓的贡献是无法比拟的。现在毕竟不是阮玲玉被“舆论”逼死的时代了。她们还是非常幸福的。读者应该感谢她们，作为同行，我也深深地感谢着她们。

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这一女作家作品系列，侧重于年轻与新秀女作家，这个点子很好。我支持他们的工作，并被拉去忝列什么主编，其实没有做什么工作。由于时间仓促，谁入选了谁没有入选，既有偶然因素也有技术原因。它只是全国数百家出版社中的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匆匆编成的丛书，只是一家之编，与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差不多，未必有足够的代表性，更谈不上二十四K的权威性。作品可以百花齐放，选本至少也可以十花齐放。“红罂粟”聊备一格，但愿抛砖引玉，引出编选得更好的白牡丹、金菊花、松、竹、梅系列来。幸勿求全责备，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幸甚。

一九九五年一月



残雪

残雪，原名邓小华，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出生于长沙，文化程度小学毕业，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成材。曾做过工厂铣工，装配工，干过个体裁缝。一九八五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万字，大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文在世界各地出版。世界各大报刊均有评论。

目 录

1	历程
117	重叠
163	辉煌的日子
230	一个人和他的邻居及另外两 三个人
299	关于黄菊花的遐想
310	索债者
320	名人之死
326	患血吸虫病的小人
334	旅途中的小游戏
341	跋

历 程

第 一 章

皮普准所住的套房在那种常见的住宅楼里，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那种住宅楼。楼房一般是七八层高，外墙粉成灰色，每个厨房的窗口有一大摊油迹，楼顶有个平台，上面歪七竖八地支楞着一些电视天线。楼里没有电梯，狭窄阴暗的过道旁堆着垃圾，楼梯过道里的电灯总是坏的，夜里人们只能摸着黑，踩着垃圾行走。

皮普准是一位五十二岁的单身汉，住在这栋楼的顶层，也就是八楼。他的套房有一室一厅，带很小的厨房厕所的那种。皮普准在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那是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部门，他的工作也普普通通，属于可有可无的那种。他每天早出晚归，总是天黑了才回到自己这套房间里。一般的时候，房里冷冷清清，皮普准到家后放下公文包，坐下来抽一支烟，抽完烟就胡乱煮点方便面或米粥之类的食物，

2 辉煌的日子

就着带回来的熟肉，匆匆填饱肚子。吃完饭就边看电视边涮碗，涮完碗又边洗脸、洗脚边看电视，洗完脚后，觉得似乎无事可干了，便“啪”地一声关了电视机上床睡觉。

当然皮普准的夜生活也并非千篇一律。有的时候，一个月里面有那么两三回吧，会有好奇的邻居来他家里坐一小会儿。邻居总是东张西望的，目光又躲躲闪闪，脸上的表情似乎是讨好，又似乎是不放心或鄙视，总之邻居的表情很难说清。他们有时是男的，有时是女的，有时是中年人，有时则是老婆子。不管是谁来，皮普准家里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看：客厅里一张塑料面板的旧方桌，几把旧椅子，一台电视机摆在方桌上，皮普准吃饭也在这张方桌上。卧室里有一张简易钢丝床，床下胡乱堆着乏味的老单身汉爱看的那种花里胡哨的杂志。沿着卧室的墙边还摆着一排旧木箱，里面装的都是皮普准的日常用品、衣物，以及一些忘记了的杂物。厨房里案板上的用具都油腻腻的，漱口杯和拖鞋什么的随便扔在地上。厕所里微微有股尿臊味。每当客人进了屋，皮普准的家当可说是一览无余。他也从来懒得去关上厕所或卧室的门，就那样敞开着，让来人去细细研究。

皮普准很健谈，邻居一来，他就对他们谈些小报杂志上看来的轶闻或城里发生的琐事，而且一讲话就总是盯着对方的脸，想从对方的答话中刺探点什么的味道，最后总是搞得对方悻悻离去，对他印象恶劣。但皮普准不在乎，再说他是否知道别人对他的印象也是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有